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巨人

Les Géants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赵英晖 译 许钧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J.M.G. Le Clézio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01

巨人

Les Géants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赵英晖 译 许钧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J.M.G. Le Clézio

1565.45
L077=3-8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60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法)勒克莱齐奥著;赵英晖译.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08136-3

I. 巨… II. ①勒…②赵…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067 号

Les Géants

J. M. G. Le Clézio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3

责任编辑:黄凌霞

特约策划:尹晓冬 何家炜

封面设计:张志全

巨人

[法]勒克莱齐奥 著

赵英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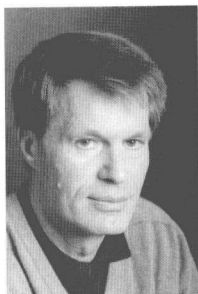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136-3

定价:29.00 元



勒克莱齐奥，一九四〇生于法国尼斯，一九六三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并获得勒诺多文学奖。至今已出版四十多部作品，包括小说，随笔，翻译等。一九八〇年，勒克莱齐奥以小说《沙漠》获得保尔·莫朗文学奖。一九九四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当代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

二〇〇八年，勒克莱齐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物控制的成功将导致人类对自己的操纵。被操纵的主体将永远丧失作为个体进行思考的权利。一个孩子出生几个月之后，外科医生会在他的头皮上安装一个套筒，在他的颈部组织中选择几个区域，把套筒中伸出的电极接在这些区域上。人的感觉和肌肉活动都可以被更改。

安卡·格兰茨斯托夫小组

系列产品

安卡·格兰茨斯托夫小组

半人半神

格恩西的实验（1928）：关于听觉愉悦的不同层次

巴可，颜色

赤裸，是真实的颜色

银行家是一位父亲

艾森豪威尔像的编辑

瑞士：

于伯-波荷那有限公司

维尔赫布雷勒两合公司销售处

斯图加特，CH8004 苏黎世

巴登大街 156 号

电话：（051）23 18 11/23 24 75

巴尔森电子，

潮流

心理衰老

肚脐，肚子的眼睛，

人类最感人的标记，

您注意过它吗，

于伯-波荷那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三共制作所

电影最终逃脱了偶然

丧心病狂的统治者

“打造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需要你的产品！美洲的学校里有将近 23000000 个孩子，他们要吃饭、要穿衣、要使用肥皂……今天，他们是商品的纯

消费者，但明天，他们将成为购买者。许多厂商颇有远见，他们花钱为明天，从现在起就开始打造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或者完全受国家电台操控

必须烧了百宝利

自动清洁型
多功能烤箱

高速引燃炉

智威汤逊广告公司

佛罗里达州米拉马市

保持全新

程序设计师

仪表盘

插件电路板

对孩子的诱惑

别克：“它给你回归真我的感觉。”

大卫·里斯曼《富足何用？》
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
雅克·埃吕尔《宣传》
莫里斯·梅格瑞《心理行动》
塔克霍坦恩《政治宣传对民众的强奸》
彼格斯《领导与统治》
舍瓦尔娃《儿童“领袖”谈》
伍斯特《心理战争》

谁想折叠世界？

异质人群
同质人群

“人群极度敏感，极易受影响，不具备思考和逻辑推理能力。”

P. 维斯 - 吉勒公司的一项报告显示

“人们只有把东西存进冰箱才觉得保险，家用冰箱正在变成冷冻的安全岛。”

必须烧了百宝利

克利德·米勒《说服的过程》
 路易·昂热《现代销售技术》
 C. R.·哈丝《广告理论与广告技术》
 万斯·帕卡德《隐形的说客》
 伯格森《物质与记忆》
 H. F.·勃兰特《视觉心理学》
 哈塞特·苏普莱特《冲动的产生》
 贝恩《情感与意志》

rP

罗纳·普朗克

我不设计新的标志
 而是尽力
 破坏旧有的标志

CIC

法国

工商信贷银行

《美国社会阶层》

劳埃德·沃纳

万宝路品牌战略

厄尔内斯特·迪希特，动机研究所
 刘易斯·切斯金，颜色研究所

想您所想

急您所急

白金涂层
 银质刀片

真希望

能在

剃须刀的刀刃上生

活

必须烧了百宝利

我要说：我满怀崇高的敬意 正是时候，再耽搁，就为时已晚。突然间混沌 谨以此书献给秦始皇帝 豁然明朗起来。线、圈和轴逐渐清晰可辨 始皇帝 由广域和空地蔓延。此刻，它耸入空中，俨然 万皇之首，万帝之宗 在土柱子上保持平衡。再耽搁，你再也看不见天空，看不见海，看不见风，也看不见平原。硕大的黑影正以飞机的速度奔跑，它如鸟翼般舒展双翼、铺天盖地。黑梦中的你，心在狂跳，无论你怎样跑，也只是徒劳。黑影总抓不到你，它的速度快过你的心跳，你逃不出它的掌心。不要再等了，過去的每一秒都打成一个新的结，每天，都有一块结在某个地方紧起。一副窗被封闭，对此我曾一无所知。我曾以为世间万物无章可循，它们的循环往复也只是偶然。我曾以为人是自由的，所有的路和门都在眼前，可以任我选择。我曾以为有方向、有进程，就像在原始丛林里，一草一叶相辅相成，万籁有声、草木有情。但我不曾想到，人们恰恰因此而去毁灭身边的草木，因为他们见不得天成造化，只想要人为、人力、人工。他们想要一座草木部长着五官的森林，也即所谓“社会”。

就这样发生了，如梦如幻。当我们猛然清醒，才发觉一切是真而不是梦，才发觉可怕的梦幻意味漫长。醒醒吧！眼睛只需睁开片

意郎伯高崇科萬拜

帝皇做藥做燒許共知面

帝皇做

宗之帝氏，首之皇氏

我要说：解脱出来！是时候了，正是时候。再耽搁，就为时已晚。突然间混沌消散，万物显形。世界的轮廓明朗起来，线、圈和结逐渐清晰可辨。癌已开始扩散，向广场和空地蔓延。此刻，它耸入空中，俨然一座十五层的高楼，在混凝土柱子上保持平衡。再耽搁，你将再也看不见天空。看不见海，看不见风，也看不见平原。硕大的黑影正以飞机的速度奔跑，它如秃鹫般舒展双翼，铺天盖地。黑影中的你，心在狂跳。无论你怎么跑，也只是徒劳。黑影总能抓得到你，它的速度快过你的心跳，你逃不出它的掌心。不要再等了。逝去的每一秒都打成一个新的结，每天，都有一堵墙在某个地方竖起、一扇窗被封闭。对此我曾一无所知。我曾以为世间万物无章可循，它们的循环往复也只是偶然。我曾以为人是自由的，所有的路和门都在眼前，可以任我选择。我曾以为有方向、有进程，就像在原始丛林里，一枝一叶相辅相成，万籁有声、草木有情。但我不曾想到，人们恰恰因此而去破坏身边的草木，因为他们见不得天成造化，只想要人为、人力、人工。他们想要一座草木都长着五官的森林，也即所谓“社会”。

就这样发生了，如梦如幻。当我们猛然清醒，才发觉一切是真是不是梦，才发觉可怕的梦幻意味深长。醒醒吧！眼睛只需睁开片

刻，你就可能看见天光。我们猛然清醒，发现自己始终囿于樊篱之内，从未拥有自由。我们想弄个究竟，费尽心力、绞尽脑汁，也是枉然，因为我们自己也只是梦幻。如同影片里的人：放映机把胶片投上银幕，我们就在幕布上变幻的光影中。如此岂能自由？或者说，如同书中的人：白纸黑字的书页间，我们寓形于词句之内。我们在一切之内，对此却毫不知情。很多东西我们都信以为真。其实它们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相信，为了在我们耳畔轻声说出那个带小舌擦音^①的句子：我是自由的。我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它给了我继续生活的渴望。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声音，我不会做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等公交车，听日本箏乐的碟，抽薄荷味的烟，在杂货店里等店主对我说：您要点什么？等女人、钱、革命、希望或者报纸，等困倦蛛网般向我袭来。等。无尽的等待。但我是自由的，不是吗：自由！意识、选择、死亡、荒诞、幽默，我对这些假玩意深信不疑。

但是那些举足轻重的东西，那些真实的东西，被藏在梦的另一边，藏在樊篱之外，怎么可能了解？慢慢地，我们醒来，穿越黑影重重。我们摸索着走过卧室，家具在噼啪作响，很多东西都在往下掉，巨大的撕裂声震耳欲聋。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们没有时间弄清究竟，依然跌跌撞撞地前行。终于来到了梦的另一边，缕缕轻风拂面，我们如醉如痴。我们就这样蹒跚学步，是的，蹒跚学步。

解脱出来！穿过梦的黑色帷幔，你就能看到万物的另一边。词是囚禁你的牢笼，该遭唾弃。别再对镜自怜，自我意识有什么用？

① 法语“libre”，意思是“自由”，形容词，该词的发音中有小舌擦音 /r/。——译者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只是另一个外表，'另一层伪装。不如抄起铁棒，把这些反光的玻璃砸碎。

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许能够摆脱自己，如同一只气球冉冉升空。为了自由，我们应当这样做：表达。不仅用嘴，还要用手、用脚、用肚子。只用词表达，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只读书里的词，我们始终囚徒。

我们还要去语言的另一边——语言的缔造者一边，在语言的另一边表达。像翻手套一样，把每个词都翻个里朝外，掏空所有的内容。每次表达都应当像飞机摆脱大地，腾空而起，都应当具有冲破牢笼的威力。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是奴隶。我们掌握的词都是为了服从、为了奴役，只能写出奴隶的诗歌和哲理。是时候了，把词武装起来，扔出去，说不定这一扔，它们就能冲出樊篱。

快，快：墙越来越多，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墙的繁衍速度比老鼠还快。每一秒，都有一堵新的墙竖起。墙、窗、装甲门、带刺的铁丝网、栅栏、锁。人们曾经以为墙的出现皆是偶然，出现在哪里都无关紧要。我原来也这么想，墙就是墙，有什么大不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普通的墙壁，而是牢狱的高墙。有人在蓄意谋划，图纸已经就绪，他们暗中早就破土动工。认识认识他们吧！这些躲在暗处的人！他们的眼睛在玳瑁眼镜后闪着光，因为凡你所不知，他们都明了。他们的诅咒让世界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神秘而可怕，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让诅咒永生永世都灵验，就像他们认识路，能一直抵达走廊的尽头。他们在瞭哨中看你在地上爬，他们预先知道你要做的一切。他们在地上辟出布满倒钩的通道，看你

像虫子一样在里面蠕行。怪异而恐怖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世界的缔造者，不制造行动和思想，但他们却对万物的关联了如指掌。

人成为人的研究对象，唯一的对象。解脱出来！不要再任人分析、琢磨。谁也没有了解人的权利。因为，了解意味着更胜一筹。醒醒吧！白昼的图景慢慢显现，于是我们看到了陷阱。罪恶的手遍设机关，你每一挪步，都有被吞噬的危险。

对言语的痴迷，是唯一的自由力量。要说！赶快！不论以什么方式，不论说什么。嗓子里语流汹涌，冲开了口腔粘膜，嘴唇上下翻飞，就像树枝在狂风中摇摆。风后跟着暴雨，我们已经听到迫不及待落下的雨滴。嘴在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女人们站在亮处，大张着嘴说，可我们什么也听不见！这怎么可能？难道空气凝固了，有了水一样的密度，玻璃一样的冰冷？人们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会立即被气泡吞没，然后消失殆尽？说吧！说吧！把气泡打破！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如果你没有词可说，就不要说词。喊叫、咳嗽、唱歌，随便发出什么声音都行。你就说：

Zip !

Flak !

Waapi !

但是空气依旧透不过声音。有人手里拿着刺穿过鼓膜的细针。耳朵在倾听，却什么也听不见，变成了鱼和蛇的耳朵，形同虚设。谁让耳朵失聪？阳光下有身材高挑的美女在侧耳倾听，可她们什么也听不见，如同被闷在无声的世界里、干瞪着眼睛的鱼。

世界怎么可能这样安静，怎么可能没有一丝响动？我要告诉

你：我看见众多的男男女女在光天化日里长久伫立，他们其实都又聋又哑。我呢，我还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动静。但我并不因此而骄傲，因为当世界需要雷声的时候，这只是低语。大张着嘴、扯着嗓子对着麦克风发出的嘶吼，在我听来却轻得像管道中的水流。成群的人在撕心裂肺的呼号中葬身火海，在我听来，动静也不会大过梳齿摩擦发丝，或一根火柴燃着。巨型炸弹在天边爆炸，升腾起百公里高的蘑菇云——死亡之云，对我来说却只是一声屁响。不，我一点都不感到骄傲。

我们用棉花团塞住了耳朵和鼻孔，把眼睛藏在墨镜后。解脱出来。摘掉墨镜，是它使你漠然。我们的视网膜上被人贴了图片，虚假的影像遮挡住视线。有人在我们眼前放了两台电视机，并对我们说：你看到的就是真相，是事实，是生活。有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欺骗了我们。墙。墙上画着几何图形：这就是一幅幅生活图景。白色的布景，黑色的边线，每个虚构的细节都熠熠生辉。到处写满我们应当遵从的指令：**女人，孩子，工作，战争，死亡，欢乐。**必要的依据也一样不落：照片、示意图、曲线、数据。眼前的图景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不容置疑。叫人怎么可能不相信？只靠眼睛、手、充满词的嘴巴怎能走出迷宫？怎能走出自己？

世界并不安静。它的安静只是因为我们在谈自己，为自己而谈。我们什么也听不见，如在井底。生命伊始，我们就把车窗关闭，为了不闻不见。

打碎玻璃！冰冷的玻璃上，光线在瑟瑟发抖，仇恨和欲望得以重生。光线就此止步，目光也就此止步，因为它们穿越不了这冰

冷透明的围墙，我们的保护墙。但这是多么可怕的保护！我有话要说，它却不让我作声。我想对树、对石头、对大海、对鸟、对沙漠说，我想远远地压低声音对它们说，像打电话一样。不用眼睛，不用词，不试图占上风或者说服，而是像这样，简单而平静地对它们娓娓道来。但在玻璃窗前，我被制止，于是我攥起拳。玻璃的另一边，是所谓“不可企及”的一切，如同一场盛大的表演，我只有观看的份。空气、水、草、大海、光。宝藏近在咫尺，天堂从未这样触手可及。对玻璃的仇恨！对玻璃墙的仇恨！我攥紧的拳头是一只铁锤，石子是供我调遣的军队。拳头再也不能松开，永远不能。我手上的骨头都焊在了一起，指甲像钉子一样嵌进肉里。解脱出来。攥起拳头。如果你的手攥不起来，或者你担心拳头会松开，那就找一桶冰，把手伸进去，等待。我攥紧的手指不带半点生气，指尖没有一丝暖意，冰融成的水在我的腕骨中流淌。不堪一击的壁垒。不要以为用玻璃就能遏制我周身的力量，不要以为可以把世界圈养在鱼缸中。长着狗一样鼻尖的海鳗在玻璃墙里游来游去，它们说的话，没有人能听见。蟒蛇把头使劲甩向玻璃，也只是白费力气。而我，用我的混凝土拳头，我能砸碎玻璃，我肯定能成功。苍蝇会因为飞行而饥饿、疲乏，但我，我不是苍蝇。我有一只攥紧的拳头，我要出击。注意！是时候了。只一念之间，甚至更快，拳头已经打出。并没有猛烈的冲击，玻璃一点也不结实，轻而易举就被粉碎：众多的欲望和仇恨已经耗尽了它抗击打的能力。它就这样碎了，像被腐蚀过的或者早就有裂纹的玻璃一样，在一声脆响中粉身碎骨。锋利的边沿，黏着血。光线依然冰冷。空气进来了，不是一下子灌进来，而是缓

缓流淌。声音……什么声音？我们什么都没听见。没有声音。充其量也只是窃窃私语，像车流涌动时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偶尔夹着几声鸟啼似的喇叭。没有声音，几乎万籁俱寂。还是同样杂乱无章的窸窣响动。没有痛苦，没有喊叫，也没有呼唤。噪音，在哪里？气味，在哪里？光彩熠熠的图画、闪电、自由和爱的行动、树的语言、天堂，它们在哪里？叛徒！卑鄙！玻璃的后面，竟然是另一层玻璃！

我们想用拳头打碎玻璃：可事实是，我们永远也办不到。玻璃太多。不是一层、两层或十层，而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不计其数。玻璃的大小不一：有的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宽、像天空一样没有边际；有的则很小，小到我们必须用镊子和放大镜才能把它们打穿。形状也各异：平面的、球形的、螺旋形的、星形的。水滴似的玻璃，眼泪似的玻璃、湖水似的玻璃、海洋似的玻璃。有的玻璃把整座城市覆盖在它们的穹隆之下，有的玻璃在空中竖起无形的墙。有的玻璃在人的眼睛里，在女人琥珀色的虹膜深处。更可怕的是，有的玻璃在你的身体里，看似透明，却如同悬崖峭壁，使你身体里的各个部分永远彼此分隔。所有这些，你是一点一点知道的。可是今天，必须冲破阻隔。一切都是砸向玻璃的锤子。一切都是攥紧的拳头。如果每秒钟进行上千次击打，出现上千次断裂，你说不定就能获救。

但是：如果我们打碎这些玻璃，如果我打碎围困我自己的这些玻璃，如果我武装起手、眼和嘴，武装起词和思想，像射箭、投石一样把它们扔出去：如果我这样做了，但在一阵冰雹般密